



又 8
1047
2



文廟通考卷四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始還姓更其名仲淹汎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

利
238
之

門對 8
號 1147
卷 2

東
學

文廟通考

卷四 范仲淹

之且曰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願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聞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禁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之不能得出知睦州徙蘇州召還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曰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

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皆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自邊備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范雍也仲淹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慶之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卽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案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帝方銳意太平

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詔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遂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尤不便之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

之論浸聞上矣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陝西宣撫使知邠州其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以疾請鄧州徙杭州再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尙書諡文正既葬帝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富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子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汎愛樂義士多出其門下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母齋三日而去

文獻通考 卷四
本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稱先儒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范仲淹以言事

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修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初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讐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保州兵亂以爲龍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修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

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人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

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正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尙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而是科號得人

程顥張載朱光庭曾鞏蘇軾蘇轍諸人出焉知開封府
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五
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修在兵府與曾公亮考
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
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
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
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英
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
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
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

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修
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
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日衆
以議濮王事爲臺諫所論又彭思永蔣之奇造帷薄不
根之謗上書劾修會神宗卽位令詰問思永等詞窮坐
黜修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修
以風節自持旣數被汙蠚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
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
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
太師諡曰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

文獻通考 卷四
天姿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白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修聞而服之終身

○
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端平二年從祀旋罷明嘉靖九年復祀稱先儒

○
胡瑗字翼之宋江南泰州人讀書泰山攻苦食澹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卽投澗下不復視其專如此嘗患隋唐以來仕進尙文辭而遺經業苟趨利祿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

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慶歷四年仁宗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後十餘年瑗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處之禮部所得士瑗之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瑗之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其爲瑗也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大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

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四年六月六日卒年六十七瑗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師道廢久矣自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暨孫復石介三人而瑗之徒最盛學者稱安定先生徐積嘗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所著有洪範口義二卷明嘉靖九年從祀廟庭稱先儒

○司馬光字君實宋夏縣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交趾貢異獸指爲麟光言誠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

爲瑞若僞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遷同知諫院初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太子未立天下寒心光上疏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望疏三上至是面言臣昔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上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竟詔英宗判宗正英宗立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光抗疏言任守忠大姦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責守忠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韓琦刺陝西民爲義勇軍光上疏諫不聽又與琦辨之亦不聽後竟爲患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光言漢宣

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復詔兩制集議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珪卽命吏以其手稿爲案神宗卽位擢翰林學士晉御史中丞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獻仁宗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光極言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上不聽發兵迎之遂城綏州西方用兵

始於此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不在民間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宏羊欺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上曰朕意與光同安石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於天下謂

之新法光上疏逆陳其利害以爲某事後當如是某事後當如是行十餘年無一不如光言者一日上屏左右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詢詢何也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使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卽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餘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

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上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君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陛下事也上曰然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司光諫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也上曰惠卿應對明辨亦似美材光曰惠卿誠有材然用心不端陛

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材何以能動人主上默然上相陳升之因問光朕相升之何如光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執政皆閩楚人必當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得更淳厚上曰升之有材智光曰升之誠有材智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又問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安石稱疾求去上拜光樞密副使光上章至六七力辭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歸洛白是絕口不論事熙甯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下乃復上陳其尤病民者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

六水利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入臨衛士見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畱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時哲宗冲幼太皇太后臨朝遣使問政所當先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其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旨首開言路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千數詔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

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衆議乃定元祐元年拜尙書左僕射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邊計以和戎爲便皆從之詔免朝謁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

文獻通考 卷四
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
平糶糴法兩宮虛己以聽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
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
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
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
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上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
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馮宗道護喪歸葬諡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
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

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
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
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
物澹然無所欲於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晚
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酌古今之宜惟不喜釋老曰其
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其性喜儉著於示子
康語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廟庭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楊時字中立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
經史熙甯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
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

師禮見顥於潁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日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

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大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宏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二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

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心腹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乞召問方略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伏闕上書軍民集者數萬上患之召時問時言諸生忠於朝廷耳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卽定矣上曰無以逾卿卽命兼祭酒於是雪王珪被誣之寃以直宣仁皇后之謗論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案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有旨改修宣仁謗史而黜安石配享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

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羣論籍籍於是陳過庭馮澥上
疏詆時乃罷祭酒時求去除給事中請益力遂以徽猷
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又辭職名改待制初時浮
沈於州縣者四十七年及老居諫垣僅九十日凡所論
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闕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
可棄云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兼侍講召赴行在未幾
告老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仁厚寬大能容
物蔬糲脆甘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狐貉緼袍皆適於
體未嘗有所擇閒居和樂可親臨事不動聲氣在東郡
時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

江東南學者推時爲程氏正宗所著文集四十二卷明
宏治九年從祀廟庭嘉靖九年稱先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宋河南洛陽人少孤事母陳氏
至孝年二十受學程伊川伊川教人以敬爲本焞問敬
伊川曰主一之謂問主一伊川曰無適之謂遂服膺終
身一日問伊川曰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
焞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紹
聖初應進士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尙可以
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
川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

汝以祿養焯喜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自是不復應舉焯性鈍其從伊川與張繹同時繹高識而焯篤行伊川問焯度與繹孰愈焯曰繹穎悟疏通往往造妙至他日持守恐不及焯伊川然之伊川沒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靖康初种師道薦之召至京師不欲畱賜號和靖處士遣歸呂好問胡安國等奏焯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致山谷中以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乃自商州往蜀至閬得伊川易傳拜而受之止於涪曰此先師之所讀易處也閬三畏六有二齋居

之涪人罕識其面紹興四年侍讀范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正殿說書辭是時高宗渡江弛元祐學術之禁始召楊時寅從班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在講席諸公薦甚力六年給焯行資遣漕臣奉詔迎之始就道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至九江聞陳公輔攻毀程氏學遂不進張浚乞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焯至建康城外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入見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程頤也當從卿講學不敢以有他乃就職每進講前夕必齋沐以來日所當講者置案

效廉通考 卷四
上朝服再拜次日乃入侍講曰欲以所言感悟君父敢不敬乎又曰人君其尊如天吾所言入則天下蒙其福不人則反是安敢不盡誠敬八年遷少監未幾求去秦檜當國主和議焯疏諫又以書抵檜檜大怒於是固辭新命十年請老轉一官致仕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焯之學質直宏毅實體力行比老猶手錄聖賢治氣養心之要揭之壁間以自警疾革猶督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何妨邢寬曰如何是主一焯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其勤於開導如此所著有

論語解及文集高宗有曰觀尹焯所行盡一部論語人謂焯之知己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廟庭稱先儒

○謝良佐字顯道宋壽春上蔡人始務記問爲該博及見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警之曰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語汗浹背面赤明道乃曰卽此是惻隱之心一日復謂之曰君輩相從祇學顯言語故心口不相應盍行諸請問焉曰且靜坐良佐質雖少魯然志道極篤事有未徹其類有泚憤悱如此旣成進士又事伊川嘗別一年復至伊川問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爾伊川喜適朱

光庭來謁伊川指謂光庭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者及歸尹焞送之問曰何以教我良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焞歸以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良佐之學強力不倦舊苦多懼卽習於危階日作課簿記其言動視聽得禮與非禮者以自程督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同在程門號四先生而良佐最爲超越登進士爲應城令胡安國提舉湖南學事行部至應城從良佐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良佐入謁安國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建中開除書局官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彼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初良佐未第時夢入內庭不見上惟太子涕泣及釋褐神宗晏駕哲宗嗣位每舉以告學者曰萬事有命非人力所計較必能信命方能養氣不復挫折故良佐平生未嘗干人徽宗初官京師召對忤旨謫監西京竹木場朱震來謁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念日刻如此何由盡其講說已而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言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應唯進退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其善啟發人類如此後以飛語坐繫詔獄褫官卒所著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行世道光二十

九年增祀

○胡安國字康侯宋福建崇安人始遊太學同舍靳裁之得程氏學安國從之講論既又與楊時游酢謝良佐游以故聞伊洛之正紹聖四年成進士試策第一是時章惇柄政發策欲崇熙豐而安國所對無詆元祐語故黜及哲宗諦聽稱善乃親擢第三提舉湖北學事改湖南所至訪求人材咨詢利病會舉遺逸安國以王會鄧璋應詔或言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故惡安國異己聞之大喜遂命湖南北提刑置獄推治卒無驗而安國竟坐除名安國之使湖北楊時方

爲府教授謝良佐爲應城宰安國於此二人者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二人來謁辭去安國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及罷楊時爲具朝饌蔬炙蕭然引觴徐酌清坐薄論不知日之既暮頃之臺臣爲直前事復其官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郎皆不就有旨趣至京以疾在告一日召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明於治平之本者虛懷訪問上納之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耿南仲倚攀附恩方用事聞安國語惡之讒於上不聽則諷臺諫論之疏又不下於是安國始就職李綱之罷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馮澥劾之珪坐

貶安國封還詞頭且言陛下欲復祖宗善政而懈言祖宗未必全是熙甯未必全非陰崇王氏之學再挾紹術之議於是南仲大怒栗從而擠之安國遂出知通州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上知安國深於春秋出左氏傳命點正音讀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陛下必欲削平僭叛使亂賊不得作莫若儲心聖經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上稱善除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初秦檜爲密州教授游酢過密奇其才嘗以語安國及京城破金人欲立張邦昌檜獨抗議安國聞益義之後檜歸與聞國政安國與之善是時呂頤浩自都督江上還欲傾檜

未知所出或曰目爲朋黨可矣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適朝議以朱勝非代頤浩爲都督安國以爲不可乃改勝非侍讀安國又言不能與爲列遂臥不出頤浩從而排之安國遂落職安國天資傑出恬靜簡默旣去國乃渡南江休於衡嶽買地結廬爲終焉計有來學者隨資性而授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四年春秋傳成上之上謂深得聖人之旨五年除知永州辭有頃除兼侍讀未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學上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自嘉祐來邵雍張載程

顯及頤皆以道德名世值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議加封爵載在祀典仍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等交章論之復除知永州辭久之上念訓經訥諫之忠進寶文閣直學士八年卒年八十五諡文定安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爲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心雖數以罪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卽置家事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一以嬰其心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首謝良佐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痿死而松栢

挺然獨秀也明正統從祀廟庭封建甯伯嘉靖九年稱先儒

○李綱字伯紀宋邵武人祖徙無錫父夔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進士積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遷起居郎宣和初京師大水疏言陰氣太盛當以外患爲憂謫監沙縣稅務七年起爲太常少卿金人渝盟綱上禦戎五策欽宗卽位召對延和殿言朕頃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尙能誦之綱因奏李鄴今議割地臣愚以爲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當以尺寸與人上嘉納除兵部侍郎參吳敏行營兵事宰執議避敵鋒謂都

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京都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皆在苟舍此欲何之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上意頗悟未幾復決意南狩綱入朝則乘輿已駕禁衛皆環甲以待綱急呼語之曰爾等願守社稷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沮之上感悟遂命輟行綱傳旨敢復言去者斬諸軍感泣皆呼萬歲拜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下斬敵將十餘人眾數千級敵聞內禪知有備乃退上遣李稅至軍中議和綱言安危在此一舉恐稅怯懦誤事請自行不聽金人須金幣千萬求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親王

宰相爲質稅受事曰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矧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彼知大兵四集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許之盟庶不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甫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綱又奏金人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深窞中若扼河津絕饜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

以爲然約日舉事會姚平仲勇而寡謀先期斫敵營不克金使來宰相歸罪於綱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伏闕請留軍民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入泣拜請死帝亦泣復其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師退除知樞密院事請如澶淵故事遣兵十萬分道護送遇可擊則擊之諸將受命踴躍而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恐倉卒無措復詔徵還諸將已遣敵及於邢趙閒遽得召命皆扼腕痛憤比綱力爭宜追而將士解體矣始太上南幸童貫高俅等以兵扈送流言且爲變議遣聶山圖之綱奏止之至是迎還次南都以書問改

革政事之故且召綱或慮不測綱曰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耳至則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早還京師太上泣數行下出玉帶金魚象簡以賜綱再拜還具道之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欲屏太上左右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拂然曰左司諫陳公輔乃爲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臺司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爭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辨願乞身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詔諭留不得已就職時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八事會綱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

專權之語綱疏辨南仲乘機謂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除河東北宣撫使臺諫請留綱者皆斥之又詔罷減所起兵會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許翰皆罷而相唐恪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卽丐罷言者復追論綱主戰喪師費財落職奉祠俄責建昌安置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行次長沙被命率湖南勤王兵入援未至都城失守康王開府承制復故官及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建康中丞顏岐奏綱金人所惡不宜復召上曰如朕之立亦非金人所喜岐

語塞上聞綱且至遣官迎勞入見涕泗交集上爲動容綱力辭上曰久知卿忠義知略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甯非相卿不可頓首泣謝復如姚崇疏上十事願度其可者賜以施行翌日頒議於朝惟僭逆僞命留中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張邦昌在政府十餘年淵聖首擢爲相如能死守臣節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彼方自以爲得計及知天下不與不得已始請太后垂簾聽政其僭逆始末斷以春秋之法非特將而已也臣今誓不與共戴天若見當以笏擊之至於僞命臣僚駢肩反面不以爲恥以是傳聞四方其誰不解體者因

泣下上爲感動左右內侍皆泣謫張邦昌潭州吳玠莫
儔而下皆謫遷有差帝因言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泣謝
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當今先後緩急規模次序當
先料理河北河東然後中原可保東南可安莫若於河
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使宣諭天子
恩德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
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
禦敵之力此最今日先務也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乃
薦張所傅亮皇子生當赦綱奏曩者登極曠蕩之恩獨
遺兩路勤王之師天下觧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赦令
不及忠臣義士皆謂棄之勤王師在道半年環甲荷戈
冒犯霜露雖未效用亦已勞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
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廣示德意上嘉納於
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山峇之民思應招撫經
制司募者甚眾一日論靖康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
覽章奏終夜不寢何以卒致播遷綱曰人主之職在知
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則大功可成因勸上以明恕盡人
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皆嘉納焉又奏臣嘗
議巡幸今縱未能行上策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
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乃詔諭兩京以還都

之意聞者感泣未幾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
上意已決綱謂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卽上疏抗言疏上畱中不出潛善當政一意沮張所又
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奏招撫經制臣所建明所與
亮又臣薦用今潛善沮所與亮正所以沮臣因再疏求
去上曰卿所爭細事何乃爾綱言方今人才以將相爲
亟恐非細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臣
東南人豈不願東幸爲安便哉顧一去中原患有不勝
言者臣願陛下以社稷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
爲念泣辭而退先是綱嘗具三疏請募兵買馬與募民

出財助兵諫議宋齊愈謂其不可行疏論之未幾齊愈
以議立張邦昌罪戮於東市張浚乃劾綱以私意殺侍
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奉祠洞霄
宮所亦以罪去亮母病辭歸凡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
罷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敵攻東西京殘毀
關輔盜果起中原天下遂不可爲矣紹興二年復除湖
廣宣撫使兼知潭州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
古稱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鼎澧岳
鄂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
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

文獻通考 卷四
行諫官徐俯劉裴論劾復罷奉崇福宮祠五年復問攻
戰守備措置緩懷之方綱奏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
置大使時王師與金齊相持於淮泗綱奏兩兵相持非
出奇不足以取勝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
攻之已而諸將屢捷車駕進幸建康奏乞益飭戰守之具
八年復論和議極言金人以詔諭江南爲名決不可許
與廷論不合九年復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力辭
允之十年正月辛卯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軫悼遣使
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諡文定官親族十
人生平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
身或不用用或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
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安否其爲遠人所敬服如此著
易傳內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凡百餘卷
國朝咸豐元年從祀

○羅從彥字仲素宋南昌人寓閩之劍浦自幼卽不爲言
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刻志求道聞楊時得程子
之傳慨然慕之及時令蕭山徒步往從見時三日驚汗
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講易至某爻時曰伊
川說甚善卽鬻田走洛見伊川問之歸復事時時告之
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

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又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從彥受命益自力凡事時二十餘年時堦陳淵每造從彥必竟曰乃返嘗謂人曰自交仲表日間所未聞奧學清節南州冠冕也從彥卒業而歸絕意仕進終日端坐充然自得既作劓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歎曰自孟軻氏沒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遊孔子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嘗採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將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道苟明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材得周孔之心而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行忠義也易漢唐以後失周孔之心不能明道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行忠義也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

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晚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諡文質朱子謂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眾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仲素一人而已學者稱豫章先生明萬歷二十九年從祀稱先儒

○李侗字愿中宋福建劍浦人幼而穎悟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從學羅從彥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從彥極稱許焉其始從從彥學講論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

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
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
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曰讀書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
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
玩物喪志者幾希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
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分之殊此
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稱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
氣象常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
廓然而義理少進矣晚以二子有直信甫成進士試吏
旁郡更請迎養其歸也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聘至之
日疾作遂卒時隆興元年也年七十一諡文靖侗資稟
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
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
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
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
遠引若無意於當世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
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

文廟通考 卷四
舉而行其事親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伺事之致誠盡敬更得權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眾事自理與族媼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隣里先親戚或貧不能昏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敬重焉鄧迪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松深以爲知言學者稱延平先生朱子師侗每去復來所聞必益超絕上達不已又稱其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所傳答問一卷朱子記其與侗往來論學之語明萬曆三十九年從祀稱先儒

文廟通考卷四

文廟通考卷五
陸九淵字子靜宋江西金谿縣人而穎異四歲時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聞人誦伊川語輒恍然曰自覺若傷我者一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與兄九齡互為師友追琢講貫和而不同號為二陸乾道八年成進士調

靖安主簿以薦除國子正轉敕令所刪定官因輪對陳
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
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谿有山其形如象九淵
登而樂之結茅其上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進稱爲
象山先生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其教人
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
能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
大概而得其爲人語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
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要在自立而已
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

言卻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學若
知道六經皆我注腳光宗立差知荆門軍其爲政也凡
訟訴無早暮皆直造庭下令自持狀以追被訴者無不
應期至其有干涉人倫輒使自毀狀以厚風俗於境內
官吏貪廉人民善惡靡不周知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
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
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所得竊物還訴
者且釋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
訴遇奪掠者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罷
關市吏譏察而減其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每早出禱

輒雨郡人異之期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一日語所親曰先兄九齡有志天下竟不得施而沒今吾亦將死矣又語僚吏曰某將告終然猶出禱雪翌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時紹熙三年也年五十四諡文安九淵之學以悟爲宗初與朱子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九淵訪之至白鹿洞九淵乃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聽之至有泣下者朱子爲之避席稱謝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而卒不合所著有文集二十八卷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

張栻字敬夫宋四川綿竹人丞相浚子穎悟夙成浚深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官孝宗立銳志興復浚起謫籍開府治兵乃辟栻書寫機宜文字時僚佐盡一時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所綜畫者幕府諸人皆以爲不及也五年召爲吏部員外郎是時敵勢新弱朝議將往責陵寢有憂召兵者輒斥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曰未知也上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敵人之事臣

雖不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國家兵弱財匱官吏欺誣不足倚輔正使彼實可圖臣恐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發運使史正志行均輸法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以爲言上曰正志取諸郡非取諸民也栻曰州縣財賦大抵無餘取之不已而經費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諸民耳上矍然卽詔罷之乃以栻爲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嘗講詩葛覃進說曰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念稼穡之勞而后妃不忘耕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陳祖宗自家刑國之美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喟

然曰此王安石所以誤國也栻在朝末期歲召對至六七勸上修身務學畏天卹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憚之而近習尤不悅知閤門事張說者太上皇后嫺戚也驟擢樞府外廷譁然莫敢言栻夜草疏極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且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慚憤不堪退則再疏又諫事乃寢栻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徙義無纖毫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上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仗節死義上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

之臣不當求辦事之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一日肩輿出遇會覲覲舉手欲揖棾急掩窗櫺覲慚手不得下其峻如此淳熙初上念棾除舊職知靜江府兼經略安撫廣南西路始至所部荒殘乃簡州兵補缺籍日習月案申嚴保伍法飭嶮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賊殺奏革橫山買馬之弊六十餘事諸蠻感服善馬爭至再任五年除湖北轉運副使卽知江陵帥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禮遇諸將加恤卒伍咸勉以忠義功賞必信又劾黜縱賊大吏募賊黨相捕告緝斬姦民之爲逋藪者湖北故多

盜至是盡遁嘗捕盜數人其一北中亡奴也棾曰國家旣未能正名討賊毋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乃縛奴歸之北而戮其餘以徇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七年二月丐祠未報而疾革有友求教謂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因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投筆遂絕年四十八朱子平生所交友始終若符者惟棾一人而已朱子每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若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其論學之言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

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理之分也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求及前人乎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學者稱南軒先生所著述有論語解孟子講義太極圖解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

傳經世紀年文集寧宗諡曰宣理宗封華陽伯從祀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呂祖謙字伯恭宋浙江婺州人四世祖希哲從程伊川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祖謙初學於家比長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子張栻以故講索益精初廕將仕郎繼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母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就之服闋除太學博士輪對首勉孝宗畱意聖學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至是考試禮

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嘗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耶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

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盛而莫能平之則事功之不競可知矣遷著作郎兼史職以疾請祠歸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海採取精詳黜浮崇雅上嘉其有益治道更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爲序焉賜銀絹三百疋兩八年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之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稱爲東萊先生少褊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日忿懣渙然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嘗與朱子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原

疑聚淳畜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
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
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
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可久可大又曰操存
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朱子常
述其言以教學者或問教小兒以何爲先祖謙曰先教
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
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
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
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
法所著有考定古周易書說閩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
本末文集理宗追封開封伯從祀廟庭明嘉靖九年改
稱先儒

○
袁燮字和叔南宋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寧宗初舉進
士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
燮亦以論去久之以司封入對勸帝常存此心勤學好
問累遷祕書監國子祭酒教諸生以反躬切己忠信篤
實爲道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忤史
彌遠罷奉祠卒燮初入太學見陸九齡之弟九淵發明
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

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
所著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毛詩經筵講義四卷絜齋
集二十四卷

國朝同治七年從祀位西廡宋儒呂祖謙之次

○黃幹字直卿宋福建閩縣人受業朱子夜不設榻不解
帶厲學達曙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遂
以女妻之朱子病革作書與訣遺以深衣及所著書曰
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其編禮書未成幹續成之寧
宗時奏授將仕郎後知臨川歲旱勸糶捕蝗極盡心力
調新淦不令而行尋知漢陽重庠序先教養惠撫均一

民大感悅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民情震恐爲戰
守備築城力均費省番休遞代整有成法每五鼓坐堂
上授濠砦官以一日成算然後治府事理民訟閱士卒
會賓佐已則巡視城役晚猶至書院爲學者講論經史
金人破諸關獨安慶屹然安堵繼而大水暴至城卒無
虞士民喜曰不殘於寇不淹於水生我者黃父也丐祠
入廬山訪李燔陳宓相與盤旋三峽閒俯仰朱子舊蹟
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集未幾召赴
行在奏事除大理丞在位者多忌之遂罷俄命知湖州
辭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致仕旣歸弟子往來質疑請

益如朱子時稱勉齋先生朱子高弟甚眾獨幹強毅自
 立足任負荷嘗論聖賢道統之傳謂道統始於太極二
 五自堯舜以至朱子所以垂世立教者粲然明白若天
 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雖有詳略之不同愈講而
 愈明學者所當遵承同守也至其要指則居敬以立其
 本窮理以致其用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踐其實以是
 四者而為學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教人者不越乎此
 矣卒諡文肅贈朝奉郎所著有書說論語通釋論語意

原文集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

陳淳字安卿宋福建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
 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之學也因授以近思錄淳由是盡
 棄其所業益求濂洛遺書讀之慨然曰此實洙泗之傳
 而吾乃未身其奧吾心慙焉聞朱子講道武夷欲往從
 而無資及朱子守漳進謁得聞本原之學益自力焉朱
 子亟稱之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朱子自漳歸且十年
 淳復至自述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矣所闕者下學之
 功耳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朱子卒淳服膺師
 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
 洞見條緒其居鄉不沽名不徇俗恬然退守而化及鄉

人聲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嘉定九年以特試赴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登講座淳乃爲四章以示學者其一道學體統其二師友淵源其三用功節目其四讀書次序既歸師事者益進稱北溪先生淳與講解率至夜分無倦色門人隨所口授筆之於是有四書口義字義註解及筠谷所聞諸編明年卒年六十五淳論理切實所著有詩禮女學文集同邑王遇亦事朱子精思力行朱子稱其淳篤歷官中外皆有聲績不附韓侂胄多風節其後漳人祠祀朱子以淳遇配焉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蔡沈字仲默宋福建建陽人元定季子亦從學朱子其名與字皆朱子命之欲其潛心體道默而成之也年僅十三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元定遠謫春陵惟沈從之元定卒復徒步護喪歸於道有遺金義不可受者固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其親也平生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衆理具備始信聖賢之言爲不欺也當世名卿雖物色訪求亦不屑就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得之而未論著嘗曰成吾書者沈也朱子晚年又以書集傳屬之

沈踵成焉業書之人皆宗之元定所著律呂陣圖學者尤難卒曉閒以叩沈毫析縷解使人洒然亡疑至象緯運行陰陽嚮背歷歷如指諸掌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沈聞道最早其志以經世綜物自任而道與時違遂指山林為歸宿居於九峯學者因稱九峯先生明正統二年從祀成化二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真德秀字希元宋福建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慶元五年成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積官至太常少卿充金國賀登位使至盱眙聞金內變還臚舉邊防要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政譽日聞改

知泉州理宗立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首言濟王雪川之變非本意願討論追封秦邸故事與滅繼絕因勸上講學進德且言乾道淳雍閒有位於朝者以饋送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包苴入郡為羞今貨賂公行薰染成俗朝廷所用敏銳之士多於老成云云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謀所以相撼猶畏公議未敢發及王暨盛章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事莫澤朱端常梁成大等遂相繼劾之至請竄磁上不可乃落職罷祠歸紹定五年進徽猷閣待制復知泉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有頃召為翰林學

士進戶部尚書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而知爲公
輔器立朝不滿十年章疏所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時
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風采及宦遊
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人時驚傳
頡頏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彌
遠以是益忌之久擯不用然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
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
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正學復明於世
德秀之力爲多至是歸朝而德秀衰矣入見上迎勞之
德秀謝因進大學衍義是書本諸聖賢之學以明帝王
之治據已往之跡以待方來之事慮周於天下憂及乎
後世君人之軌範蓋莫備於斯焉端平元年知貢舉已
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丐祠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
舉萬壽觀兼侍讀固辭二年卒年五十八贈銀青大夫
諡文忠德秀之學私淑朱子其學行之正風節之著有
體立用行之效朱子之徒莫能尚之嘗曰大舜十六字
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或不同然大
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又曰學問之道
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
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

克治焉者用藥以去其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燮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南雄立周程朱子之祠教授陳應龍請德秀爲記發明中庸性道教之別有曰苟楊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其本原發其幽祕二程見而知之朱子聞而知之作述相承本末俱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學者稱西山先生所著述四

書集編讀書記心經政經文章正宗文集明正統二年從祀成化三年封浦成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魏了翁字華父宋四川蒲江人本高姓出繼魏氏英悟絕倫稱爲神童嘗從輔廣李燔遊慶元五年成進士時方諱言道學了翁策獨及之累官武學博士召試博士韓侂胄方謀開邊中外憂駭莫敢言了翁獨以急於內修姑道外攘爲對策出眾大驚改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親老丐外知嘉定府時侂胄坐誅朝廷收用諸賢了翁被召適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心不能善固辭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多

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坐微罪降秩起知睢州尊禮耆
德簡拔後俊朔望課諸生學宮文行奮起風俗爲之一
變時稱魏夫子擢潼川提刑改轉運判官嘗曰敬字之
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
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
明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
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
謂敬最爲親切自是上疏曰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嗣
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復明於世朱
熹張栻學實宗之今熹栻已賜易名而敦頤等闕如是
錄其後遺其先也朝論躋之如其所請嘉靖十五年被
召是時了翁去國十七年矣上迎勞所奏悉嘉納累遷
起居舍人了翁正學危行其入也彌遠欲引以爲助了
翁不可至是因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
敵動靜以至士大夫風俗之弊剴切無所忌諱彌遠愈
不樂理宗卽位彌遠以擁立功益柄用了翁積憂成疾
屬濟王黜死有司治葬不如禮了翁每見上輒言厚倫
紀以弭人言輸忠引義彌遠心益惡之了翁亦求去遂
出知常德府越二日降三官靖州居住湖湘江浙之士
不遠千里造門受業紹定四年復職與祠起知瀘州瀘

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了翁葺樓堞增器械出則校閱
卒伍入則與諸生橫經課業夷人望風而遁彌遠死進
華文閣待制了翁負孤忠鯁言侃侃初扼於侂冑繼忤
於彌遠念國家權姦嗣興公正不容法度隳弛風俗偷
蠹不可滌濯乃抗章論十弊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
時弊分別利害皎若白黑上讀之感動是時臣庶封章
多乞召還了翁及真德秀者上因民望竝招之先是彌
遠之排真魏也梁成大爲之鷹犬成大遺所親書曰真
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及是了翁入對首乞
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
之端他所陳列又十餘事至漏下四十刻始退了翁還
朝六閱月前後四十餘奏皆當時急務每進讀上必爲
之改容旣而邊警沓至上心焦勞將引與共政而忌者
傾之出督視京湖江淮軍馬五辭不獲上勉勞賜便宜
如張浚故事了翁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府江州申儆將
帥調遣援師列死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又奏邊防十事
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蓋朝臣特假建督以出了
翁旣出卽以爲非計復遽召還進退牽掣了翁遂力辭
不拜累章乞骸骨嘉熙元年卒諡文靖贈秦國公了翁
之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推

平典禮會通之大學者稱鶴山先生所著有九經要義
易舉隅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鶴山集
九經要義居靖時著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何基字子恭宋浙江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丞時黃幹
適知縣事基遂事幹幹告以爲學必有真實心地刻苦
工夫基悚然受命於是隨事研精卒聞淵源之懿凡微
辭奧旨平心覃思未嘗參以己意於書輒加標點悉中
關會竊微讀者醒發不待講解而自見其義常言立志
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論治經之法曰讀

易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潔淨其心以玩精微之理
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讀詩須掃蕩胸次
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於朱子
緒言一經明闡則旨趣益新郡守延聘或薦之皆不就
景定閒都省上言基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
樂道詔補迪功郎特差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辭
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院說書又辭改承務郎主
管西岳廟終不受年八十一卒國子祭酒楊文伸請於
朝諡文定所著有學庸發揮大傳發揮通書啟蒙近思
錄發揮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王柏字會之宋浙江金華人大父師金從楊時學父瀚又及朱子之門柏少時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恍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也更號魯齋聞何基從黃幹得朱子之傳卽往事之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質實堅苦於朱子之所著述致力以求其極於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通鑑綱目諸編標注考校尤爲精密其居家夙興見廟飭庀諸務肅然嚴整當暑闔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少孤事兄恭

季弟早世撫其孤義以慈收合宗族周恤之汪開之後家貧爲斂且葬兩爲麗澤上蔡書院山長其教以大學爲先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於郡人謂律身以敬治家以嚴動默皆可師也及病革整衣冠端坐揮婦女勿近卒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憲贈承事郎所著書數十種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金履祥字吉夫宋浙江蘭谿人幼而敏睿比長益自策勵及壯慕洛閩之學從學王柏又從柏登何基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宋事已非遂絕意仕進然負

經濟之略有瞭然可據者會襄樊之師日急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不攻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道與履祥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徵爲迪功郎史館編校不至宋亡屏居金華山中終日儼然至於接物則盎然和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視世故泊如也元大德七年卒諡文安其從學王柏首問爲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

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言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當時議者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者也基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嘗傾貲贖故人子其後子貴與之相見勞問而已卒不自言其德居於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所著有通鑑前編尙書表註大學疏義論語孟子考證文集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廟庭稱先儒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宋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

文獻通考 卷五
暫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灼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
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諡忠卽欣然慕之
曰沒不俎豆其閒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
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寢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其言
萬餘不爲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
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尋丁
父憂歸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
敢議其非者天祥乞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卽自免歸
後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
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閱人多矣世道之責

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咸淳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
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
竝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
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
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
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臣
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
吾深恨於此故自不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
士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
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

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尙書封呂文德和議郡王欲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其中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則敵不難卻也不報十月天祥入平江元破常州入獨松關陳宜中畱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及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澣等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李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眾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

入板橋兵又至眾走入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滄金應而去虞侯張慶矢中日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滄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募二樵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以同都督出江西起兵至元十四年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滌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於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欵譚趙璠張虎張唐等起兵邵永間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甯武軍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元江西宣慰使李恆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興國天祥不意恆兵猝至乃引兵走恆窮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爲天祥擒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爲由是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天祥收殘兵奔循州至元十五年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

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攻走懿執
興誅之懿乃潛道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
坡嶺宏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伏草莽天祥倉皇出
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官屬士卒得
脫空坑者至是皆死天祥至潮陽見宏範左右命之拜
不拜宏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匡山使爲書招張世
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
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
畱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匡山破宏範遣使護
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

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
以守之時元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
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
假得以黃冠歸故里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
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
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
道士畱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
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
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至
元十九年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

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
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
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
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
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國朝道光二十三年從祀稱先儒

○陸秀夫字君實宋鹽城人父徙鎮江自少才思清麗一
時文人少能及之登景定進士辟李庭芝淮南幕屬時
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秀夫尤最

知名性沈靜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獨斂衽無一語或
時宴集坐尊俎閒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
皆治庭芝益器之累除至起居舍人以禮部侍郎使元
軍前請和不就還與蘇劉義追從二王走温州進端明
殿學士簽樞密院事秀夫久在兵間熟知軍務陳宜中
每事必諮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畫旋以議不合宜中
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
人宜中惶恐亟召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每當
朝會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獨秀夫儼然正
笏立如治朝屬井澳風炎熱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

去秀夫不可復與眾共立衛王拜左丞相與世傑共秉
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顛
沛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既而兵潰度不能脫仗
劍盡驅妻子入海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國朝咸豐九年從祀

○趙復字仁甫宋江西德安人嗜周程張朱之學元太子
闊出破德安以德安嘗逆戰殘之復賴姚樞得脫復念
九族俱喪與其北去不如死乃夜走水際仰天大號將
自投樞追及之力爲寬譬乃強與樞俱北先是南北道
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盡錄所記程朱諸經傳註以付

樞比至燕弟子從者百有餘人元世祖在潛邸召見問
曰我欲取宋卿能導我乎對曰宋父母之國引他族以
伐父母非義也世祖悅因不强之仕時楊至中亦宗復
學與樞同建太極書院祠周子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
子配而延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
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
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
以書曰條於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由是許衡劉
因郝經皆得其書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也爲人樂易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

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其教人之旨如此以家江漢之上自號江漢故學者稱江漢先生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陳澐字可大號雲莊又號北山叟元江西都昌人生於宋末不求聞達父大猷饒魯弟子尤精於禮澐承其父傳潛心禮學深探禮奧著禮記集說年八十二卒虞集題其墓曰經歸先生明胡廣奉敕撰禮記大全而以澐集說爲主其書遂列於學宮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許謙字益之元浙江金華人少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以孝經論語入耳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雖疾恙不廢旣受業於金履祥履祥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旣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謙聞之惕然又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謙由是事事求其中者而用之履祥已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

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
當世素志冲澹以道自樂中外名臣列其行誼者章數
十上皆莫能致延祐初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從之
其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
爲己爲立心之要以辨別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
內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
問難而辭不能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情
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
十年著錄迨千餘人隨其才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
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以不

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卽其家存問焉至元
三年卒年六十八諡文懿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嘗
自號白雲山人故世稱白雲先生所著有四書叢說詩
名物鈔書傳叢說觀史治忽幾微文集先是何基王柏
金履祥之學未能大顯至謙而後益著江浙行省爲請
於朝建四賢書院以祀基柏履祥及謙云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許衡字平仲元河南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
句過目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
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卽能問其旨義久之

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而去比長嗜學如饑渴值亂無書嘗於日者家得尙書疏義避難岨嶮得王弼易說書誦夜思身體力踐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從姚樞學得程朱書益有得焉謂學者曰吾今始聞進學序矣悉取向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又嘗曰小學四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及樞被徵獨處蘇門慨然以明道爲己任於經傳子史禮樂名物

兵刑食貨水利無所不講嘗曰綱常一日不可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任也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衡及樞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竇默亦屢攻文統文統患之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實不使數侍上也樞默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是師道自我廢也默樞以爲然凡五辭乃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至元二年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

文獻通考 卷五
上疏論時務五事帝嘉納之衡每見帝多所陳奏退輒
削草故其言常祕帝以衡多病命五日一至省四年乃
聽還懷逾年復召六年定朝儀儀成又詔定官制及阿
合馬入中書勢傾朝野帝又以合馬子僉樞密院衡執
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
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乃反道
也合馬由是銜之七年命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
酒衡喜曰此吾事也謂蒙古生質樸未散視聽專一苟
置之善士中涵養數年必能爲國家用因請徵其弟子
耶律有尙姚燧等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課誦少暇
卽習禮或習書算其尤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
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徧其言煦煦雖與童子
語如恐傷之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若未甚領解
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
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
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
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
又教人與用人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
短故衡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衡自詣學不問
家事卽賓客來亦謝絕之故業專而教成十年衡丐還

文獻通考 卷五
十三年復以原官召領太史院事時詔王恂郭守敬定
歷恂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領之故有
是召及歷成衡以疾丐還十八年三月卒年七十三朝
野莫不哀傷疾革時家人祠先衡曰吾一日未死甯不
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旣撤家人餞怡怡如也顧其
子曰我生平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
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衡居
家勤於自治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
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旁舍有僧
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

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於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
以壽汝祖宗之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自署其
齋曰魯故學者因稱魯齋先生丞相安童一見語同列
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
盤氣蓋一世少所許可獨稱衡曰神明也明儒薛瑄誠
實仰慕謂朱子之後一人而已以故屢稱之焉所著有
遺書八卷大德二年諡文正至大三年贈司徒封魏國
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儒

吳澄字幼清元撫州崇仁人高祖煜初居咸口里當華
蓋臨川二山閒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

一日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媪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且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然火復誦習九歲從郡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卽其家錄上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書詩春

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然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元年陞司業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爲同列所嫉一夕竟去六館諸生悵悵如失父母英宗卽位起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時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詔澄爲序澄謂薦拔之說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

文廟通考 卷五
帝崩而止時澄已有去志會英宗實錄成未上卽移疾
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
留之意宴罷卽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
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
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
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
神邁答問亶亶使人渙然冰釋嘗作學基一篇使人知
德性之當尊作學統一篇使人知問學之當道於易春
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
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
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歷二年朝廷以
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
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
公諡文正明宣德四年從祀宏治八年罷
國朝乾隆二年復祀稱先儒

文廟通考卷五

文廟通考

卷五 吳澄

晝夜號哭或執以獻繫獄遣人諭意不從既而欲草卽位詔問誰可代筆者皆舉孝孺乃召出衰杖哭闕下聲徹殿陛燕王降榻勞曰先生何自苦予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燕王曰渠自焚死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燕王曰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燕王曰此吾家事先生無自苦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書燕賊篡國四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燕王曰汝不顧九族乎曰縱十族奈我何哭罵益厲燕王大怒據宗支盡抄之竝其母黨妻黨交遊門人爲十族時年四十六燕王之南下也姚廣孝啟之曰殿下入京慎無殺方孝孺殺此人讀書種子絕矣燕王以德慶侯廖永忠孫鏞與銘嘗受業孝孺命召之孝孺怒曰汝讀書數年尙不識一是字旣致命鏞銘收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亦被收門人王徐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竝遺文爲侯城集卒傳於世明儒學案稱其以聖賢自任一切世俗之事皆不關懷謂入道之路莫切於公私義利之辨謂聖功始於小學作幼儀二十首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王治尙德而緩刑作深慮論十篇謂道體事而無不在列雜誠以自警持守之嚴剛大之氣固爲有明之學祖

國朝同治二年從祀

○曹端字正夫明河南澠池人永樂舉人五歲見河圖洛書卽畫地以質之父及長專心性理其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讀宋儒太極圖通書西銘歎曰道在是矣篤志研究坐下著足處兩輒皆穿事父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遭親喪五味不入口旣葬廬墓六年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上書邑宰毀淫祠百餘設里社里穀壇使民祈報年荒勸賑存活甚眾爲霍州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

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遭艱歸諸生多就墓次受學服闋改蒲州學正霍蒲兩邑各上章爭之霍奏先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宣德九年卒於官年五十九諸生皆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端嘗言學欲至乎聖人之道須從太極上立根腳又曰爲人須從志士勇士不忘上參取又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性卽理也理之別名曰太極曰至誠曰大德曰大中名不同而道則一明興三十餘載端起嶠澠閒倡明絕學實爲明初理學之冠霍州李德與端同時亦講學於其鄉及見端退語諸生曰學不厭教不倦曹子之

盛德也至其知古今通事變末學鮮或及之古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諸生得人師矣遂避席云端亦高其行誼命諸生延致之講明正學初端作川月交映圖擬太極學者稱月川先生所著月川集及太極圖說述解通書述解西銘述解等書粹然皆出於正論者稱其理明心正德粹言純洵不誣也

國朝同治二年從祀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明山西河津人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父貞任滎陽教諭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貞聞高密魏

希文海甯范汝舟深於理學竝禮為瑄師遂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貞後改任鄆陵瑄補鄆陵學生永樂十八年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擢授監察御史三楊當國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瑄曰職在糾劾無相識理一日於朝班中識之歎曰薛君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致乎正統初為提學僉事首揭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之每延諸生親為講授皆呼為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思引正人以鎮眾議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為京卿者以瑄對召為大理寺少卿諸生泣送數百里為位而尸之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往

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旨誣瑄故出人罪竝誣受賄下獄論死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覆奏將決振蒼頭忽泣於爨下振怪問之蒼頭曰聞薛夫子將刑耳又問何以知有薛夫子蒼頭曰吾鄉人也具言平生狀振大感動得宥戍邊尋放還家景帝卽位起大理寺丞陞南京大理

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之法蘇州大飢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謂人曰此老倔強猶昔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一日召入便殿上衣冠未肅瑄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更衣冠瑄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學剴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文坐極刑瑄力言於帝獲減一等會議遣徵獅於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用事徐

有貞李賢等落職乃歎曰君子見幾而作甯俟終日遂引疾乞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卽先生不畱當爲請敕卽家塾主教事且以爲養瑄曰昔世祖賜許魯齋敕令歸設教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教以爲養何若不辭官耶亨歎息而去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六贈禮部尙書諡文清瑄之學一本程朱程朱之外惟許衡至於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居敬爲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以故論者推爲明代理學之冠從學者眾亦皆言規行矩雖數傳之後尙有典刑致仕時岳正請教瑄曰英氣太露甚害事正後敗憶瑄之言

曰正乃瑄之罪人也居家八年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俱以誠南陽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瑄曰昔溫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所著有讀書錄文集宏治九年科臣楊廉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通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五年從祀稱先儒

○胡居仁字叔心明餘干人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遊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勿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嘗

謂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又謂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守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在誠之義每重與吾道相似華如禪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恪戒愼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居仁性行消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於弋陽龜峯閣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歷十三年追諡文敬從祀廟庭稱先儒

○陳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見獻章作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卽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獻章旣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大臣尼之令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

翰林院檢討以歸至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敬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卽歸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歷十二年追諡文恭從祀稱

先儒

蔡清字介夫明福建晉江人從侯官林圻學易得其肯綮成化二十年成進士卽乞假歸講學及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重清調爲稽勳主事恆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歸養父甫兩月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武宗卽位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取士必先德行而後文藝甯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

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換畱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亂政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因以虛名齋學者因稱虛齋先生嘗曰人心之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去其障礙而已所著有易經蒙引四書蒙引文集萬歷中追謚文莊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王守仁字伯安明浙江餘姚人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

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勢慨焉有澄清之志年十八謁廣信婁諒講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可學而至始慕聖學宏治十二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引疾告歸闢書屋於陽明洞默坐研究毅然有希聖之志十七年主考山東鄉試陞兵部員外郎正德元年抗章救戴銑等劉瑾怒廷杖四十謫龍場驛丞龍場在貴州西南萬山叢棘中人皆缺舌難與通語守仁因俗化導士人日來親近構龍南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及

瑾誅歷官至鴻臚寺卿虔聞不靖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遂平漳南橫水桶岡大帽瀾頭諸寇十四年勘虔福建叛軍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兵討之宸濠方圍安慶守仁破南昌濠返兵自救遇於樵舍三戰俘濠命兼江西巡撫陞南京兵部尚書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命總制兩廣江西湖廣四省軍務兼巡撫征思田思田平以歸師襲入寨斷藤峽破之七年冬卒年五十七守仁天資異敏居龍場時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既而悟良知之學遂以爲尤有得焉嘗語人曰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者卽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卽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矣又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也雖其蔽昧之極而良知未嘗不存苟能

致之學遂以爲尤有得焉嘗語人曰夫良知者卽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者卽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卽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矣又曰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也雖其蔽昧之極而良知未嘗不存苟能

致之則與聖人無異此良知之所以爲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是故致良知外無學矣孔孟已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予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每以啟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已久先橫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未有不幡然悔悟者也從學者眾皆以致良知示之嘗爲詩曰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

爲君陳又別諸生詩曰綿綿聖學已千年良知兩字是心傳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握手臨歧更何語殷懃莫媿別離筵學者翕然從之所著述者有五經臆說傳習錄朱子晚年定論文集隆慶二年贈新建侯諡文成萬歷十二年從祀稱先儒

○羅欽順字允升明江西泰和人莊篤剛正人不能擾以非自號整菴士之知與不知咸信其爲整也宏治六年成進士授編修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俱以實行教士六館之士以爲得師太學一時稱盛未幾奉

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遷南京太常少卿再遷吏部右侍郎入爲左侍郎世宗卽位命攝尙書事遷南京吏部尙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尙書會居憂未及再遷禮部尙書辭又改吏部尙書下詔敦促再辭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以故屢詔不起嘉靖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三詔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致仕里居二十餘年專致力於窮理而存心養性嘗曰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明言之至孟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一也王守仁以致良知立教欽順致書略曰聖門立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略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報惜未及達守仁已沒所著有困知記

國朝雍正二年從祀稱先儒

呂柟明陝西高陵人字仲木別號涇野正德三年登進

士第一授修撰劉瑾以柑同鄉欲致之謝不往又因西
夏事疏請帝入宮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惡其直欲殺之
引疾去瑾誅以薦復官乾清宮災應詔陳六事其言除
義子遣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是年秋以
父病歸都御史盛應期等累疏薦適世宗嗣位首召柑
上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克己慎獨上對天心
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平之業可致大禮議興與張
璫桂萼忤謫解州判官兼攝州事恤熒獨減丁役勸農
桑興水利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四方學者日至御
史爲闕解梁書院以居之以薦升南京宗人府經歷歷
官至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吏部事帝將躬祀顯陵累疏
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年六十四卒高陵人爲罷
市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
輟朝一日賜葬祭柑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
傳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
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
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柑與羅欽順云所著
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
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宋四子鈔釋史館獻納
南京奏稿涇野詩文等集明儒學案云關學世有淵源

文獻通考 卷六
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
動無一不規於道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

國朝同治二年從祀

呂坤字叔簡號新吾明河南甯陵人資質魯鈍少時讀
書不能成誦乃一切棄之澄心體認久之了悟入目卽
不忘年十五讀性理書欣然有會由是講學孜孜矻矻
多所得云隆慶五年成進士萬歷二年授襄垣令期月
政通人和明年調大同政聲如治襄垣時大宗伯王家
屏過之其姊夫以人命坐抵向坤言之坤曰獄已成不
可反矣嗣家屏任冢宰向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

無如大同令也薦陞吏部主事故事新曹郎尙緘默卑
伏不敢輕有可否坤獨崢嶸不少畏避在部十年當轉
京卿爲忌者出爲山東參政分守濟南十八年陞山西
按察使明年陞陝西右布政使又明年陞巡撫山西右
僉都御史坤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
自責自任餽遺贖羨盡杜絕之二十一年擢晉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是
時天下多故國事日非災異疊見坤草憂危疏數千言
上之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爲危坤獨不辯引疾乞休
家居天啟初卒年八十三贈刑部尙書坤剛介峭直其

家居也凡四十年造詣益邃在明季時最爲醇正云從
學者多談論不輟既不精微又不高遠有負笈自千里
而來者稱爲沙隨夫子嘗曰吾學工夫祇有事心一著
最爲喫緊若把一心被耳目口鼻四肢驅策如犬馬役
使如奴婢男兒七尺之軀不能爲他做一主張發之言
動措之事業縱有一二可觀都是氣質作用安得盡合
道理協於天則必須發大勇猛振委靡之氣堅果確之
心勿以戒慎恐懼爲桎梏勿以怠荒恣肆爲膾炙於發
憤忘食之中得樂以忘憂之味久則和順於道德優游
於矩度馴焉安焉纔是得力處嗚呼呼吸一過萬古無

輪迴之時形神一離千載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可爲
慟哭又曰聖學入門先要克己歸宿只是無我蓋自私
自利之心是立人達人之障此便是舜跖關頭死生歧
路福清當國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屬令致謝坤曰宰相
爲國薦人公也若以謝是以謝爲求矣竟不應權璫某
齋書帛至坤曰大臣交結內侍律有明禁況素未識面
乎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如此臨卒作返輓歌自饒自
撰墓誌銘所著有呻吟語閨範四禮翼家禮疑去僞齋
集實政錄交泰韻呻吟語乃坤省察克治之言尤爲後
儒稱道焉

國朝道光六年從祀稱先儒

○劉宗周字起東號蕺山明浙江山陰人幼從學章穎許孚遠繼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與萬歷二十九年成進士選行人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譁宗周乃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累遷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是時魏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

以矯情厭世削其籍崇禎元年起順天府尹都中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聞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賙恤單丁下戶尤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林鈺及宗周名上詔所在敦促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朝上迂其言命林鈺輔政授宗周工部左侍郎乃以近日弊政反覆言之上怒尋諭以大臣論事須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圖占地步盡咎朝廷其秋三疏請告上允之行至德州上疏詆首輔溫體仁上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

年秋吏部闕左侍郎廷推不稱旨上謂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未至擢左都御史十五年閏月召對中左門時姜琛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奏曰皇上方下詔求言而給事中姜琛行人司副熊開元以言得罪下之詔獄皇上度量卓越如臣宗周累多狂妄幸寬斧鑕又如詞臣黃道周亦以戇直獲宥二臣何獨不蒙一體之仁乎上曰道周有學有守豈二臣可比宗周日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卽有應得之罪亦當赦下法司定之遽寘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賊

壞法欺君罔上俱可不問乎宗周對皇上欲問貪賊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之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遂革職歸福王監國起宗周故官上疏陳時得失明年五月南都亾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慟哭曰此余正命時也門人以文文山謝疊山袁閔故事言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吳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絕食二十日而卒年六十八諡忠端宗周之學以誠意爲主慎獨爲功嘗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慎獨

而已矣意也者至善歸宿之地其爲物不貳故曰獨其
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所謂物有本末也又曰隱微之
地名之曰獨其爲何物乎本無一物之中而物物具焉
此至善之所統會也致知在格物格此而已獨者物之
本而慎獨者格物之始事也君子爲學非能藏身而不
動杜口而不言絕天下之耳目而不與交也終日言而
其所以言者人不得而聞也自聞而已矣終日動而其
所以動者人不得而見也自見而已矣然則慎獨人以
爲誠意之功而不知卽格物之功也越中之儒自王守
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

齡皆沿良知之說未免雜於禪學奭齡爲因果說去守
仁益遠宗周憂之乃築證人書院與同志講肄論者謂
能闡姚江之緒言而救其流弊學者稱念臺先生所著
有論語學案聖學宗要學言人譜人譜類記文集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謚忠介道光二年從祀稱先儒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三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
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
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以直諫忤帝意又
上疏言用人行政之失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
帝益不懌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進右諭德

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其七不如
內有文章意氣不如錢謙益鄭鄮語時鄮方被杖母大
詬帝得疏大怒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
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籍不如鄮語爲口寔
十一年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
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時楊嗣昌奪情入閣陳
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道周乃草
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
之七月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帝問道周曰凡無所
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

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謂
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猶可不
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
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
清也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屢辯帝怒命出候
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
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
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
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譏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
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

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貶江西按察
司照磨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帝
怒甚疏救者皆繫獄尙書李覺斯再擬謫成烟瘴帝猶
以爲失出除覺斯名逾年刑部尙書劉澤深言二人罪
不至死乃永戍廣西十五年八月復故官道周見帝而
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犬馬之疾請假許
之福王監國拜禮部尙書南都亾唐王聿鍵以道周爲
武英殿大學士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
望不肯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
啟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

十二月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甯幽別室
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
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
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學者
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
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
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
二始信其能知來也

國朝道光三年從祀稱先儒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明容城人萬曆二十八年十

文獻通考 卷六
七舉於鄉友鹿善繼始以聖賢之學相砥礪居父母憂
喪葬一準古禮廬墓六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
慨然以聖賢爲可學而至至京見曹于汴舉仁體以告
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以
氣節相高見竒逢皆傾蓋定交天啓末逆閹魏忠賢大
興鉤黨之獄光斗等橫被撈掠故交避匿竒逢獨上書
樞輔鳴鼓舉幡爲之鳩眾仗助生灰禍福不足動其中
崇禎初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九年容城被
圍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竒逢指示方略士民協
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

於帝特詔褒嘉時烽煙四起城堡殘破竒逢率子弟門
人人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眾竒逢飭戎器練
鄉兵厲人心備糗糒爲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於干戈
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

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衡相擬中外大臣
推轂日至而竒逢仍卧不赴旣而移家河南輝縣蓋慕
蘇門百泉之勝於是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生徒數百結
廬相就如湯斌耿解張沐魏一鰲皆已歷仕歸家而後
執贄其盛如此蓋竒逢講學不立門戶而通朱陸之畛
域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事故見者服其誠信

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及田
氓野老有就以相質者則披裘相告弗吝也嘗示學者
曰讀書須先澹其安飽之念方稱好學自夫人以富貴
爲性命以貧賤爲讐敵而壞心術喪名節祇此欲惡兩
念爲之祟耳程子曰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今觀孔
顏樂處不出乎世情所謂澹泊憂愁中卽伊川氣貌容
色逾勝生平亦自涪州貶後見之益信聖賢所爲樂不
在富貴得志時學者正要於此處見得分明又曰世人
不知學者勿論卽素有志於學動輒曰目前爲貧所苦
爲病所苦爲門戶所苦爲憂愁拂逆所苦不知學之實

際正在此貧病拂逆種種難堪處不可輕易錯過若待
富厚安樂時始向學終身無學之日學之晦於天下也
久矣又曰大凡向學之人獨立之意多近於方方之弊
也爲單板隨人之意多近於圓圓之弊也爲軟熟初學
宜以方入學力深單板自化斷不可失之軟熟耳康熙
十四年卒年九十二竒逢之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
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曰識得天理二字是千
聖眞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
已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
見戰兢惕勵不敢將就旨認惟在慎獨而已老年涵養

益邃而猶自強不息所以愈益精進嘗謂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居文集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取節錄道光八年從祀稱先儒

湯斌字孔伯號潛菴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歿父祖契攜斌避兵流寓浙江衢州

本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還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

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是年授陝西潼關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總兵陳德以師過檄車五千兩實需二千餘糞以金代公密具車二千自坐關上揮士

卒升車盈十兩卽出之夜漏四鼓盡出關總兵不得已亦出公嚴保伍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流民復業千餘戶會歲旱無麥兵餉例給麥公請以倉穀代主兵者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饑死獨不能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卽與兵約以穀餉明年補餉以麥而令還穀於官兵皆帖然公莅事精敏訟無畱獄環禁五十里聽質者不齎宿糧嘗出勘荒遇雨止大樹下民朱欄其樹時以比甘棠云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三日清積獄八百有奇李玉庭者明舊將也有眾萬人踞零都山寨詐約降會海寇鄭成功犯江甯遣謀來贛公獲謀斬之

策玉庭且中變急移兵守南安玉庭果至擊走之復遣兵扼其歸路卒就禽平南軍過南安殺人有司以鬪殺論公曰力侔者謂之鬪今軍無寸傷而民以兵死與律不應卒抵軍於法以父老乞休歸尋丁憂旣服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召試博學鴻儒授侍講與修明史復疏請順治元二年以前抗拒本朝臨危致命諸臣皆據事直書毋瞻顧

聖祖嘉與頒之史館爲成命二十一年直經筵遷左庶子每進講先一日齋肅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眾星故務積誠以動 上二十二年擢內閣學士

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半給事中任辰旦議阻巡符封禪事閣臣擬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云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公當以此爲慮明年補授江甯巡撫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

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上南巡至

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閭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尙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頽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時吏部行取知縣爲御史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蘇松賦重萬萬不能十分全完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素著斌奏乞準行取以勵循良部議不允特旨允之蘇州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巫覡妖妄視河伯

娶婦爲更甚斌收其木偶付之烈燄土偶投之深淵請旨嚴禁勒石以絕根株居二年吏治蒸蒸民俗不變時執政明珠方樹黨招權利引余國柱長戶部先後蠲漕及緩征以部費爲名索金四十萬公弗與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都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爲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公辟大門傳呼隸大窘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跽而聽命公搞以酒食命門卒爲主人隸大慚沮

去訴之珠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偉上方嚮公念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薦公輔導皇太子 上然之授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瓣香來會送共闔城門以農器塞水陸道不可行公揭示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累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 天子當面陳之民皆羅拜泣良久乃得行敝篋數肩不增一物於舊入朝 溫諭褒其廉時國柱已爲大學士兼管戶部得公所出揭示以告明珠曰曩議皆上所可也今市恩推過號於眾以

爲名 上知此立蹙矣自是協力傾陷機械橫生賴
上寬仁未失恩禮或勸公委曲諸公間以自解公曰六
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發忌者陰事以紓禍
公曰吾不屑爲也調工部尚書卒年六十有一公沈酣
聖賢之學極其堅苦自受業孫奇逢體察益眞嘗上奇
逢書曰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識得本體與天
命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
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
日月經天正是眞精神不可磨滅然眞精神正是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眞自無歇手處學者讓

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工夫談何
容易人自有生以來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乖正抵
當最難孟子牛山諸篇眞令人如冷水澆背也臨終戒
其子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爾等當
養此眞心時時發見久之可達天德若襲取於外終爲
鄉愿無益也又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綫放逸得力深於
平時遺疏八上 遣大臣奠茶酒子葬祭公之爲巡撫
也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夏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
野齋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以諺語呼爲豆腐湯偶閱
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曰我至吳未嘗食雞誰市者乎

文廟通考 卷六
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烏有士不嚼菜羹而能作百事者哉並答其僕遣之公生日縉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公嘗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又免當年田租皆中飽於官吏故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賜除必預免次年田租然後民不可欺官難巧法 聖祖深嘉與之遂定爲經法凡免地丁編折銀必於先一年頒諭康熙三十年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

折銀通三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預免不問豐凶至雍正乾隆間屢蠲天下全租皆先一年降旨以次輪免是公之訐謾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公薨都城士民奔走長號其歸也哀音過車相屬初吳民有妄傳公訃者輒相驚巷哭有司曉之乃已無何訃果至則益哭曰官給我其建祠祀公水旱有祈輒應瞻拜者無不淚下所著有洛學編睢州志語錄詩文集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乾隆元年賜諡文正道光三年從祀廟廷稱先儒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六世祖溥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宋石舟漏勢危甚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裏三魚塞之始遷居泖上築堂曰三魚公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公少貧力學以聖賢自勵非義不取康熙九年庚戌成進士廷對極論時務由二甲用知縣需次歸益肆力程朱之學乙卯知嘉定縣賦多而俗侈公以清介自持上官嚴憚之往時令餽遺上官動千百計公歲時起居通書問而已有大賈汪姓橫行里中里人患苦之數以利啗令長至是餽千金公弗內則求公故人爲之游說公與故人

談讌極歡察其言涉汪事卽變色易容竟不得申其說會汪僕占賣薪者妻被訴匿汪所公捕治如法汪以是膽落折節改悔爲善人民有宗族爭者令族長逮之鄉里爭者令里長逮之又有白追牌則兩造要而來不煩吏也衙胥舊以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無所得食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有所遺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間一飯括索者必痛懲之尤務以德化民不事刑威民告其子不孝訊得實公涕泣自訟曰吾德薄不能宣教化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誠諭父子皆大哭去子歸卒善事其父有弟以盜訟其兄公廉知其

弟婦翁所導也杖而數之曰爲子婿計乃忍斷其手足
耶兄弟皆感泣好如初邑多逋賦公立甘限法令應輸
者自爲限不追呼而糧辦舊有行杖錢月數千緡自公
不事敲扑而正供外民不費一錢矣其餘雜派悉除之
民得休養益輸將惟恐後時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公爲
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公生日老稚數千拜
堂下有百歲老人求一識公曰自民有知識以來未見
有官如翁者也丙辰廷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
及巷舍公如例報徵巡撫慕天顏不悅疏言時方多事
陸令非應變才請調簡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鐫三級

調用嘉定民大賊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畱巡撫不自安
再具疏請復而公以盜案落職矣盜案者邑張某與汪
姓訐訟汪赴理夜被盜殺其弟以讎殺告公疑小隙無
殺理牒大府請俟獲犯定擬尋獲眞盜七獄具部議以
初報不直指爲盜疑諱匿引例奪職或謂公盍辨諸公
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宐也何辨爲士民相牽詣大府
爲辨卒莫省鄉民扶老攜幼獻薪粟涕泣請受公悉慰
遣之比行委巷結綵燭香以送建生祠戶祝之或刻木
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祀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卽嘗
所懲艾者咸謂有再造恩亦不自知涕泗之何從也會

徵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元起以理學純深文行無愧
薦公未及試奔父喪歸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
服除牒部請改教官弗許魏總憲象樞抗章訟公寃再
疏舉廉吏十人公其一也有 旨復原官癸亥授靈壽
知縣縣於真定最爲磽瘠俗强悍善鬪輕生公勸課耕
耨以盡地方請於上官與鄰縣更役以蘇民困革火耗
絕私派以養民財又反覆曉譬化鬪很輕生之習其爲
民厚生正德若謀其子弟也尤申明鄉約保伍之制舉
鄉飲酒禮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論導以躬行著松陽
講義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巡撫文清公格爾古德特
疏薦公下部議叙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
浙行卽魏敏果屢薦公於 朝亦不往謁甲子夏兩江
總督于清端公薨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
龍者有幾於是廷臣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
勳蘇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
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丙寅巡撫于襄勤成龍訪民間
利病公陳六事皆切中時弊于公疏薦公爲大學士余
國柱所阻庚午科道員闕 上面諭在廷各舉所知於
是工部尙書張公英左都御史陳公廷敬兵部侍郎李

公光地禮部侍郎王公澤宏交口論薦與清苑知縣邵嗣堯三河知縣彭鵬並舉遂奉 俞旨行取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立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疏請將畿輔災區錢糧悉蠲免勿帶徵特旨允行未幾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令偏沅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舉朝頗右之公疏言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非用兵之地若因督臣請而畱後將爲例其不奪情者鮮矣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其誠賢耶則固不肯在任守制矣疏人養志遂解任辛未夏大旱遵

旨陳言一請豁免直隸被災帶征各錢糧一三言直隸編審人丁宜均平一請停捐免保舉之法謂捐納州縣賢否錯雜故立保舉法以防之近并保舉亦得捐納則賢否全無可憑且保舉所重在清廉以有清廉字樣爲合例保舉可捐免則是清廉之目可納貲得也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宜急停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請 敕部察捐納之員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開缺休致庶吏治可以澄清時大兵餽餉亟計臣方恃捐納濟國用而豪右希進者相率慶彈冠內外諸臣亦多由捐納進公獨於疏中痛斥之眾大譁部議以公拘資格致

捐納觀望誤軍需負言官職擬削籍謫奉天安置庶吉
士張昺嘗欲從公受學未果至是恐遽失之即日執贄
爲弟子而順天尹衛公旣齊巡畿輔還入對言民心惶
惶惟恐陸御史遠謫 上特宥公俾還職是年秋以試
俸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應外調遂移疾歸足跡不一
至城市茅屋數椽布衣蔬食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壬
申歲暮感末疾卒年六十三時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
十七日也後二年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
上曰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清潔可代其任
大臣奏公已故 上嗟嘆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

多得矣乃以直隸守道邵嗣堯代之公教人必授以朱
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其學
以居敬窮理爲主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
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至師
心自用墮於佛老者幾希所著學術辨力闢陽明爲禪
學論者謂程朱之統自薛敬軒胡敬齋後惟公能得其
正宗云公所著有四書大全困勉錄松陽講義古文尙
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呻吟
語質疑衛濱日鈔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雍正
二年從祀廟庭乾隆元年特賜諡曰清獻禮部以會典

未載五品予謚立碑給價之例得 旨加贈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

張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所居名楊園故學者稱爲
楊園先生先生明萬歷中年十五補邑諸生少讀陽
明龍溪之書則慨然有志於學先是東林甚熾高顧諸
公各標宗旨講學名觝排王氏實出入於良知之說其
後念臺劉公設教山陰以慎獨主靜爲宗先生聞而往
師之年三十餘屏居教授益刻勤於學夜不就枕者十
餘年旣而悟師說之非乃力闢王氏壹心於程朱操行
粹然於交友盡規延掖後進殫心與力所著備忘初學

備忘等書平易篤實論者謂直接薛胡之傳以康熙十
三年卒年六十四嘗評王氏傳習錄以爲讀其書使人
長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又曰一部傳習錄各驕二
字足以蔽之同時平湖陸清獻以閑聖道自任斷斷辨
王學之非與先生家比壤而竟世弗相見先生沒後清
獻始得見所著備忘書歎爲篤實正大足砭俗學之弊
云先生少壯有大志晚乃避世畏聲利若浼所教授皆
童蒙以舉業請質者輒謝弗納其韜匿如此同治十一
年從祀稱先儒

